

[Slide #2]

- 古代教會 (33 - 590)
  - 使徒時代 (33 - 100)
    - 最後的使徒 約翰 (~90+)
  - 早期教父時代 (100 - 313) - 逼迫時期
    - 教父代表人物
  - 尼西亞時代 (313 - 590) - 國教時期
    -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 米蘭詔令 Edict of Milan (313)
    - 尼西亞會議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325)
    - 帖撒羅尼迦詔令 Edict of Thessalonica (380)
    - 新約正典的成形 (~400)
    - 東西羅馬帝國 (395) - 西羅馬帝國滅亡 (476)

[Slide #3]

- 羅馬帝國
  - 古羅馬帝國 (753BC - 509BC)
    - Romulus -> Rome
  - 羅馬共和時期 (509BC - 45BC)
    - 雙領事/裁判官 (Consuls/Magistrates)
  - 羅馬皇帝時期 (45BC - 395AD)
    - 東西分治 (284 - 324)
  - 東西羅馬帝國 (395AD)
    - 西羅馬帝國滅亡 (476)
    - 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滅亡 (1453)

從公元前八世紀開始，古羅馬從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上的一個小鎮發展成為一個帝國，其鼎盛時期涵蓋了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英國、西亞大部分地區、北非和地中海島嶼。據傳說，羅馬始建於公元前 753 年。由戰神馬爾斯 (Mars) 的雙胞胎羅穆盧斯 (Romulus) 和雷穆斯 (Remus) 所著。公元前 753 年，這對雙胞胎被附近的國王留在台伯河 (Tiber River) 上的一個籃子裡淹死，並被一隻母狼救出，最終擊敗了這位國王，並在河岸上找到了自己的城市。羅穆盧斯殺死他的兄弟後，成為羅馬的第一位國王，以他的名字命名為羅馬。從此開始了到公元前 509 年為止的古羅馬帝國時期。在這時期的統治者羅馬國王是由所謂的參議院選出來的。羅馬城建在七座山上，被稱為“羅馬的七座山”——Esquiline Hill、Palatine Hill、Aventine Hill、Capitoline Hill、Quirinal Hill、Viminal Hill 和 Caelian Hill。

以王室統治的古羅馬帝國時期因暴虐的 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翻，開始了雙首長制的共和政體(Republic – property of the people)。人民每年從參議院選舉兩位裁判官(magistrates), 稱為領事(Consuls), 同時也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參議院是當時的權利中心，參議員更是特殊階級和財主。共和時期的羅馬迅速膨脹，到公元前 264，就征服了整個義大利半島。(春秋戰國大約是 770-220BC) 到公元前 146，羅馬帝國徹底打敗北非的腓尼基。羅馬帝國的版圖擴張至整個地中海西半部，包攬大部分的西班牙和北非。他們甚至打敗了位於希臘北方的馬其頓，將它納為羅馬的省分。

羅馬複雜的政治制度在不斷發展的帝國的重壓下開始崩潰，迎來了一個內部動盪和暴力的時代。隨著富有的地主將小農從公共土地上趕走，貧富差距擴大，而進入政府的機會越來越受限於特權階層。共和時期的羅馬藉著軍事勝利迅速膨脹，也引發帝國內部軍事將領與政客的權利鬥爭。最著名當屬 Julius Caesar 參與的三巨頭政治(First Triumvirate)。公元前 60 年，當在帝國東方取得巨大勝利的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回到羅馬時，他與富有的克拉蘇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他在公元前 71 年鎮壓了由斯巴達克斯領導的奴隸叛亂) 和羅馬政治中的另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凱撒 (Gaius Julius Caesar) 組成了一個不安定的聯盟，被稱為第一三巨頭。在西班牙獲得軍事榮譽後，凱撒於公元前 59 年返回羅馬爭奪執政官職位。凱撒與龐培和克拉蘇結盟後，於公元前 58 年開始擔任高盧三個富裕省份的總督。然後，他開始為羅馬征服該地區的其他地區。十年後，三頭政治分裂，凱撒在公元前 49 年率領所屬軍團跨過盧比孔河(Rubicon River), 在公元前 45 年成為羅馬帝國第一位的獨裁者，開始了四百五十年的獨裁皇帝時期。但不到一年，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就被暗殺了。他的侄兒屋大維(Octavian)繼承了凱撒的位置，與安東尼(Mark Anthony)和 Marcus Lepidus 開始了為期十几年的第二個三頭政治。公元前 29 年，屋大維打敗了安東尼並得到元老院的承認成了羅馬帝國第一位真正的皇帝。但他之後的皇帝都是在權力爭奪的暴力中產生。登上皇帝寶座的，都是藉著對外的軍事成就，得到元老院的支持的。

早期的皇帝傾向採用過繼法，即其收養一位兒子並讓其繼承帝位。其後的軍人皇帝並不喜愛過繼法而傾向家族繼承法，即由皇帝的兒子繼承帝位。羅馬元老院則認為其應該擁有推選新帝的權力。羅馬帝國帝位承繼問題在這兩三百年從來未曾有明確的帝位承繼方法，結果經常導致兵變、暗殺和內戰。

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 即位後，為徹底解決帝位繼承問題，提出了四帝共治的做法。此做法埋下後來帝國的永遠分裂的種子，但也使帝國得以延長至十五世紀之久。戴克里先由其統治頭九年裡帝國不斷出現戰亂的經驗總結出帝國過於龐大，不便於一位皇帝獨自管治；而且僅只一人亦難於抵抗蠻族由萊茵河至埃及邊境一帶的不斷侵擾。其徹底的解決方法是將帝國一分為二，在地圖上畫一直線將帝國分為東西兩部。結果來說，為羅馬帝國永久地分為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奠下基礎。為了解決帝位繼承問題，並定出帝國

東西兩部的皇帝，戴克里先創立了四帝共治制，即是帝國東西兩部分別由兩位主皇帝統治，再各以一位副皇帝輔政。在羅馬皇帝眾多的頭銜裡，奧古斯都(Augustus)最為重要，所以將其授予兩位主皇帝，而兩位副皇帝則獲授較次要的稱謂凱撒(Caesar)。戴克里先有意讓主皇帝在退休或死亡時，由副皇帝繼承，而繼位的主皇帝則任命新副皇帝，以解決帝位繼承問題。在 286 年，戴克里先任命自己為東部帝國主皇帝，馬克西米安(Maximian)為西部帝國主皇帝，皇帝權位正式一分為二。兩帝分別建立新都，東都尼科米底亞(Kocaeli)；西都米蘭(Milan)，無一以羅馬為都。羅馬元老院的權力被削減至只局限於前首都羅馬境內。在 293 年，戴克里先與馬克西米安各自指定一位凱撒，即副皇帝，分別為伽列里烏斯(Gaius Galerius)與君士坦提烏斯一世(Constantius I)，並正式任命凱撒為繼承人。然而其並不只是繼承人，四位皇帝各自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帝國。四帝共治制自此成形。四帝共治在戴克里先在 305 年自願退位之後，很快的就土崩瓦解了。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親。

[Slide #5]

-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 Son of Constantius (one of four rulers)
  - 第一位接受基督信仰的羅馬皇帝
    - 並沒有立基督信仰為羅馬國教
  - 頒佈米蘭詔令 Edict of Milan (313)
    - 承認基督信仰為合法宗教
  - 召開尼西亞會議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325)
    - 教會的第一次大公會議
  - 恢復單一皇帝(325)
  - 遷都至拜占庭(330)

君士坦丁年轻时，主要為最高皇帝戴克里先在東方服役。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双双退位，君士坦丁奔赴不列颠，与已经升为奥古斯都的父亲会合。306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他所轄的羅馬軍團於不列颠北部城市埃伯拉肯（今英國約克市）擁立君士坦丁为羅馬西部的奥古斯都（皇帝），君士坦丁並出兵控制了不列颠和高卢地区。但後來君士坦丁接受伽列里烏斯之命，改稱西部凱撒（副皇帝）。307與310年君士坦丁又反覆自稱為羅馬西部的奥古斯都。

戴克里先的繼承者、東部奥古斯都伽列里烏斯於311年死後，四位奥古斯都（四帝）：李錫尼、馬克森提烏斯、馬克西米努斯和君士坦丁展開奪權鬥爭。君士坦丁聯合李錫尼反對馬克森提烏斯。他越過阿爾卑斯山，佔領意大利。312年10月28日，君士坦丁在台伯河上米爾維安大橋附近的決戰（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中擊敗馬克森提烏斯。馬克森提烏斯在逃跑中落水而死。313年，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在麥地奧蘭（即今日米蘭）會晤。李錫尼與君士坦丁的同父異母姊妹君士坦提婭結婚，以鞏固兩人的同盟。兩位奥古斯都同時簽署了米蘭敕令，給予基督教在帝國境內的合法地位。313年，李錫尼在小亞細亞戰勝馬克西米努斯，與君士坦丁瓜分了帝國。但是，他們之間的和睦僅僅維持了一年。兩人都為獨霸帝國而投入了新的戰鬥。314年發生的衝突未分勝負。324年君士坦丁擊潰李錫尼，在李錫尼的妻子向君士坦丁苦苦求情下，李錫尼在生命無虞的保證下投降。然而君士坦丁在325年以陰謀叛變和私通蠻族的罪名將李錫尼絞死，從此成為羅馬世界唯一的統治者。

君士坦丁的信主，是歷史的轉折點。他不只是代表羅馬政府停止對教會的逼迫，也開始基督教國教化的過程。軍事上的勝利，是君士坦丁信主的關鍵。最膾炙人口的是312年10月28日的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之役，在此次戰役的前夕，他在異像中看到橫在正午的太陽當中，一個十字光芒，還有「靠這個符號，你會成為勝利者」這些字。隔天晚上，基督在君士坦丁的夢裡現身，指示他把這個天上的符號放到他部隊的軍旗上。新的軍旗被稱為十

字軍旗。但這個異像只是無法証實的傳說。

[Slide #6]

- 改變基督教的羅馬詔令
  - 米蘭詔令 Edict of Milan (313)
    - 承認基督信仰為合法宗教
  - 帖撒羅尼迦詔令 Edict of Thessalonica (380)
    - 訂立基督教為羅馬國教

米蘭詔令（英文：Edict of Milan），又譯作米蘭敕令或米蘭詔書，是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錫尼在 313 年於義大利的米蘭頒發的一個寬容基督教的敕令；此詔書宣布羅馬帝國境內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並且發還了已經沒收的教會財產，亦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米蘭詔令是基督教歷史上的轉折點，標誌著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對基督教從鎮壓和寬容相結合的政策轉為保護和利用的政策、從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為被承認的宗教，而基督教也開始了與帝國政府的政權合流。為奴隸主統治階級服務。

公元 313 年，由羅馬皇帝公布的通令，宣告了基督教的合法性。米蘭詔令在以後成為了羅馬世界通行的基本法。敕令以伽勒里烏斯的名義，同時也以李錫尼烏斯和君士坦丁的名義發布。當時基督教在羅馬帝國還是非法宗教，各方面勢力都在壓制基督教發展，可是基督教強大的吸引力使它逐漸在帝國盛行起來，為了向日益盛行的基督教尋求支持，也為了聯盟另一奧古斯都李錫尼烏斯，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決定與其在米蘭會晤，並將自己的妹妹康士坦提婭許給李錫尼烏斯。因為李錫尼烏斯當時軍事力量也很強大，並且擁有巴爾幹半島和伊利里亞等地。會上雙方達成共識，並共同簽署了著名的“米蘭敕令”，它是一條關於宗教寬容的敕令。

“詔令”承認基督教徒同其他異教徒一樣具有同等的信仰自由權，歸還給他們被沒收的教堂和教會財產，免除了基督教僧侶個人對國家的徭役義務，規定主教有權審判教會案件。從此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合法宗教，成了國家政權的精神支柱。

在承認基督教的地位後，324 年，君士坦丁恢復了羅馬帝國的統一，並成為羅馬帝國的獨裁統治者。

313 年，君士坦丁一世皇帝與他的東方皇帝李錫尼烏斯一起發布了米蘭敕令，授予受迫害的基督徒宗教寬容和自由。到 325 年，阿流派(Arianism)是一個基督教學派，它認為基督不具有神的神聖本質，而是一個被創造物和一個低於神的實體，在早期基督教中已經變得足夠廣泛和有爭議，君士坦丁在 325AD 召開尼西亞會議，就是試圖通過建立一個帝國範圍內的，即“普世的”正統觀念來結束這場爭論。會議產生了尼西亞信經的原始文本，該

信經拒絕了阿里烏(Arius)的自白，並堅持基督是“真神”和“與父同為一體”。到 379 年，當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繼任東部皇帝時，阿流派在帝國的東半部廣泛傳播，而西半部則堅定不移地留在尼西亞。狄奧多西出生在西班牙，他本人是尼西亞基督徒，非常虔誠。帖撒羅尼迦敕令由東方皇帝狄奧多西一世、西方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和格拉提安的下級共同統治者瓦倫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於 380 年 2 月 27 日聯合頒布。該法令是在狄奧多西因在該城遭受重病而接受帖撒羅尼迦主教阿斯科利烏斯(Ascholius)的洗禮之後頒布的。

皇帝 GRATIAN、VALENTINIAN 和 THEODOSIUS AUGUSTI。對君士坦丁堡人民的詔書。

我們希望所有在我們的寬大和溫和之下的各個國家，都應該繼續信奉由神聖的使徒彼得傳給羅馬人的宗教，因為它已經被忠實的傳統所保存，現在被信奉由教皇大馬蘇(Damasus)和亞歷山大主教彼得，一位如使徒般聖潔的人。根據使徒的教導和福音的教義，讓我們相信聖父、聖子和聖靈的獨一神性，同樣的威嚴和神聖的三位一體。我們命令該法律的追隨者接受大公基督徒(Catholic Christians)的名義；但至於其他人，因為根據我們的判斷，他們是愚蠢的瘋子，我們下令將他們打上異端的可恥名稱，並且不得擅自給他們的教會冠以教會的名稱。他們將首先受到上帝的譴責，其次將受到我們根據天意決定施加的權威的懲罰。

從三月的第三天，在格拉提安·奧古斯都第五次任職和狄奧多修斯·奧古斯都第一次任職期間，在帖撒羅尼迦頒佈。

[Slide #7]

- 新約聖經的形成
  - 正典早期之發展的階段
  - 教會大會之議決
  - 新約正典規定之標準

新約正典二十七卷書，在主後前四個世紀並未全被東、西方教會認識和接受，雖然某些書卷早就為人所知。在續使徒時代，正典大部份已廣泛地被教會領袖及教會應用，正典早期之發展可分三階段：

#### 1. 初期教父時期

從第一世紀末及第二世紀初早期教父書信中，我們可以看見早期教父們引用新約各卷之話語，可見新約各卷已搜集完成。在此時期羅馬之革利免（CLEMENT OF ROME）寫信給「哥林多教會」（A. D. 95），引用過馬太福音、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希伯來書、以弗所書、摩太前書、彼得前書等書。此外坡旅甲、伊格那丟等均引用新約各卷之話語，認為新約與舊約聖經皆有同等之權威。

#### 2. 中期教父時期

第二世紀至第三世紀，中期教父們如愛任紐，後期教父奧利根、特土良等皆感到有確定正典權威之必要。

#### 3. 後期教父時期

第三世紀至主後400年，新約各卷被接納為正典，全部聖經被引用，且經數次教會大會之議決而公認：

- (1) 尼西亞大會（COUNCIL OF NICEA A. D. 325）為最早之大會，以聖經為絕對標準，對付異端。
- (2) 迦太基大會（COUNCIL OF CARTHAGE A. D. 397）

由奧古斯丁主持，大會正式批准核定，完全接受二十七卷今日所用的新約全書。此後，各教會與大會一致接納新約二十七卷與舊約並列，為神所默示的聖經，成了信徒信的根基與生活之準則。正典地位之決定標準是默示，非由任何人恣意判斷之結果，也不是由任何一會議投票表決的，它的產生乃各卷書在被人使用時，其內蘊的力量證明了本身之價值與統一性，而證明了它之正典地位。教會並未「決定」正典，只是「認出」及「承認」其為正典。

### D. 新約正典規定之標準

#### 1. 使徒之權威：委託之權柄

當時教會倚重使徒有兩主因：

- (1) 使徒論基督時有更可靠的報告。



(2) 使徒特別有聖靈充滿。

雖然新約中有數本不是使徒所寫的（如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傳），但教會認為這三本是彼得與保羅在旁指引寫成的。

2. **初期教會之公認：公認之權柄**

此為第二標準，因此點與上點有相連關係。初期教會對使徒之文墨特別尊重，他們在崇拜時必恭讀使徒的話，如同恭敬神的話，這是他們對順服權威之原則。

3. **教義之純正：內蘊之權柄**

新約書籍被列入正典的最後標準，乃是書內之教義純正，特別在舊約亮光及使徒口傳下，要顯出毫無衝突、矛盾或不道德之處。因在當時也有許多新約次經及偽經出現，而這些書的教義與舊約及使徒的教訓常不一致，故不能被接受為正典。故書卷之納入正典可基於下述三個原則：

- (1) 「古」——有使徒之權威。
- (2) 「真」——被教會公認。
- (3) 「正」——信仰純正。

新約聖經之各卷書具有內蘊及委託之權柄、聖靈之內住、內容純正，並公認之權柄。

[Slide #8]

- 早期基督信仰的四大信經
  - 使徒信經 Apostle Creed (2<sup>nd</sup> Century)
  - 尼西亞信經 Nicean Creed (325)
  - 迦克頓信經 Chalcedon Creed (451)
  - 亞他那修信經 Athanasian Creed (5<sup>th</sup> Century)

[Slide #9]

- 早期教會的四次大公會議
  - 第一次：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325年，分裂出異端亞流派）
  - 第二次：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381年）
  - 第三次：以弗所大公會議（431年，分裂出東方亞述教會，故東方亞述教會只承認前兩次大公會議。）
  - 第四次：迦克墩大公會議（451年，分裂出東方正統教會，只承認前三次大公會議。）

### 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325年）

君士坦丁在公元三二四年統一大帝國江山後，希望、而且相信帝國可以從此常治久安，穩定發展。雖然在那個時代，帝國內部，尤其是他才征服統治的帝國東部，早已經有基督信仰教義方面的分歧和爭論，但是皇帝認為那只不過是文字上的爭論，沒有特別的意義和嚴重性，只要他出面勸解，必能很快地相安無事，對帝國的安定不會構成威脅。這些分歧和爭論的主要導火線是埃及亞歷山大城一位名叫亞流(Arius)的本堂神父，他對基督的本性本質的看法與當時教會的傳統不同，他以為耶穌基督既然是由天父所生的，就不能像天主聖父一樣無始無終，全能全知。

亞流主要是根據箴8:22：「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耶穌說：「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約14:28)。」，認為耶穌次於天父認為只有聖父，乃是在無始之初即已存在，聖子、聖靈乃上帝在創世以前所造；耶穌基督次于上帝，賦有創世的權能而被稱為上帝。亞流派反對教會佔有大量財富。亞流的主要教義包跨：

1. 基督是上帝首先的被造物，卻又是萬物的造物主。2. 耶穌是受造的。3. 聖靈為聖子所造。4. 耶穌不是敬拜的對象。5. 拯救是因為耶穌基督成為順服的榜樣，被上帝接納為兒子，如果我們效法耶穌基督順服，也可被上帝接納為兒女(林鴻信，教理史，pp.168-170)。

反對亞流教義最不餘遺力的當屬亞歷山大城的亞他那修。按亞他那修的看法，這是個關係教會生死的問題，他對亞流主義是絕不妥協的。他的《論道成肉身》有很強宇宙論，重點在道與世界的關係。道本來就是神，而整個創造都是靠神的恩典才能存在，但人認識道，

只是認識世界，而不是全然三一神的本體；這是傳統神學的立場。神不能從受造界歸納出來，只能從聖經來了解。亞他那修對聖經及釋經學（Hermeneutics）掌握非常深厚。在《論聖靈的書信》（Letters Concerning the Holy Spirit），亞他那修處理人否認聖靈神聖地位的問題，因此他的三位一體神學得以進一步的推展，他把聖靈完全融入他的神學體系去。

亞流的教義雖然錯誤，卻有很多人接受跟從他的教導。

由于亞流和支持他的人堅持他們自己的看法，所以被亞歷山大城的主教亞歷山大開除教籍。沒料到這一開除竟釀成羅馬帝國、尤其是帝國東部半壁江山的社會動亂。君士坦丁皇帝發現事態不妙，決定在土耳其半島西部，博斯普魯斯海峽南岸的古城尼西亞，也就是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伊茲尼克城（Iznik），召集帝國境內全體主教會議，讓他們解決教會內部的問題。

在此之前，各地教會曾召開過許多地方性的教務會議，可是像這種整個教會性的主教會議，這還是有史以來第一招。**這種規模的主教會議便是後來所謂的大公會（Concilio Ecuemenco）**。君士坦丁大帝出面召集的全體主教會議，出乎他意料之外地竟成了後來歷代教會的體制。

尼西亞大公會議于公元三二五年召開，北自日耳曼、南至埃及尼羅河上游，東從伊朗、西到伊比利安半島，共約有三百位主教參加，**其中兩百二十位留下了他們的大名**，帝國東部希臘文化地區的主教們出席得最踴躍，因為那裡是爭論比較嚴重的區域，與他們關係也比較密切。羅馬教宗西爾維斯特一世（Silvestro I）因為年邁，行動不便，特派高盧（Gallia 法國）迪城（Die）教區的主教尼卡西奧（Nicasio）和西班牙科爾多瓦（Cordova）教區的主教奧西奧（Osio）為代表，出席大公會議。這位奧西奧主教本人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顧問。

根據第三第四世紀教會大歷史家，凱撒勒雅的主教歐瑟伯（Eusebio di Cesarea）記載，那次大公會議在各方面都令參與的主教們瞠目結舌：首先，有史以來，教會從未舉行過有這麼多最高領導階層人物出席的高峰會議，其中不乏聖德、學識和名望極為崇高之士；其次，君士坦丁皇帝為大會預備了一座金碧輝煌的大殿，並按照每位主教的等級安排座位。當召集會議的君士坦丁大帝進場時，全體主教豎立致敬歡迎，皇帝從大殿中央廊道經過時，全身珠光寶氣閃閃發光，活像一位天神。那些時日也正是君士坦丁稱帝二十週年，所以舉國上下東西南北無不歡騰慶祝。皇帝本人也願意趁這個機會好好地請神的這些僕人大吃一頓。歐瑟伯形容皇帝宴會的情景非語言文字所能描寫：在皇宮宴會大廳入口有身穿金盔銀甲、寶劍出鞘的禁衛軍充當儀仗隊守衛致敬，那些人，其中有些身上還留有教難迫害

的痕跡，都大搖打擺、從從容容、旁若無人地進入宮殿宴會大廳，有些主教與皇帝坐在同一桌，彼此暢談，另有一些則躺在大廳兩邊的沙發上，無拘無束，那些出身顯貴、位高權重的主教和那些在偏遠地區照顧神的羊群的牧人共聚一堂，不分彼此，融融恰恰，似夢還真，彷彿天上人間。宴會隆重結束時，君士坦丁大帝一面向每位主教致意，一面贈送他們每人貴重的禮物。主教們對皇帝的招待之週無不嘖嘖稱讚，對場面之富麗堂皇無不嘆為觀止！

會議期間，大部分主教都重申對亞流神父神學思想的譴責。為了使與會的主教們除了譴責異端之外，也能確立良好有益的教義，方才提到的教會大史家歐瑟伯主教提議大會採納他的凱撒勒雅地方教會使用的'信經'，大會也接受了他的提議。不過，在君士坦丁皇帝的要求之下，主教們也在歐瑟伯主教倡議的'信經'中加了耶穌基督'與聖父同性同體'這個信仰條文。這個條文正是君士坦丁皇帝的宗教顧問奧西奧主教向皇帝建議的。

**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信條**，它關係到基督信仰的精髓和關鍵，也因此成了幾次大公會議爭論的核心。承認耶穌基督與天主聖父同性同體，這意味著聖父與聖子兩者完全相同平等。由于君士坦丁皇帝如此提議，所以除了兩位主教之外，其他與會的主教全都贊同，那兩位不贊同的主教便和亞流神父一同被充軍異地。

除了信仰教義問題外，尼西亞大公會議也提供機會，讓主教們討論一些有關教會禮儀和神職人員的生活規律問題。當時決定復活節的日期沿用羅馬和亞歷山大兩地採行的日子；對長期教難後教會的新處境也作了相關的調整；規定異端者與教會修和的條件，以及懺悔禮儀的方式等等。會議也確定了主教們應該遵守的某些規則，限制婦女與神職人員住在一起。繼歐瑟伯主教後，第五世紀初期重要的教會歷史家索克拉特（Socrate,380-440）在他所寫的教會史中說：**尼西亞大公會議與會主教們決定要制定新法律，要求在晉鐸(晉封神父的典禮)之前已經結婚有家室的神職人員放棄他們的夫妻生活，與他們的妻子分居。**這個規矩似乎已在西班牙實行。但是當時來自埃及特白德（Tebaide）地區的主教帕夫努吉奧（Pafnuzio）在會議中起立發言說：不能強加給神職人員如此沉重的軛，婚姻是一件神聖和值得尊敬的事，婚姻生活是沒有瑕疵的，過分嚴格對教會只會有害無益，不是每個人都能嚴守完美的克制生活，而那些被分離的妻子也不見得會從此獨身守節。帕夫努吉奧以為：只要求已經守貞晉鐸的神職人員按照教會傳統的規矩，不再結婚便可以。

這位來自埃及的主教並沒有結過婚，以仁愛慈祥聞名遐邇，他的清心寡慾也很受到大眾的敬仰，在教難時期曾受到殘酷的迫害，一隻眼睛被挖掉，君士坦丁皇帝對他心儀已久，在大公會期間多次邀請他進宮，向他請益，親吻他那隻已經瞎掉的眼睛。他在會場中的發言立刻得到全體主教的贊同，因此會議沒有再表決這項議案，讓那些早已經結婚有家室的

神職人員自由選擇自己未來的生活方式。

尼西亞大公會議結束不久，許多人便對會中決定採用的關鍵性文字，也就是'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 (consustanziale 或 homoousios) 的這個信仰表達方式，表示異議，有些人持的理由是聖經中找不到這個文詞，另有些人則說這個文詞曾經被那些分不清楚聖父和聖子的異端者所使用。沒多久以後，東方的主教們除了埃及亞歷山大城的主教亞大納削外，竟多數拒絕尼西亞大公會議的'信經'。一向鼎力支持尼西亞大公會議決議的君士坦丁皇帝，為了緩和平息帝國東部的騷亂，竟也改變了先前的態度。由于皇帝態度的改變，東方地區暴力和報復的行為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亞大納削主教堅持不給亞略復職，竟被公元三三五年在提洛 (Tiro) 舉行的區域性主教會議所撤職，並充軍到帝國北部邊陲靠近日耳曼地區的特里爾 (Trier)。由于他始終保持對尼西亞大公會議的忠誠，所以又被放逐四次。

君士坦丁皇帝的兒子們繼位後，教會內部的分裂更加嚴重，公元三四二年在保加利亞的索非亞召開的主教會議使東方和西方的主教們形成對立的壁壘，彼此不歡而散。公元三五一年君士坦佐 (Costanzo) 皇帝更走極端，完全採用亞流異端的思想。這一來，反而是西方的主教們被充軍，羅馬教宗利貝里奧 (Liberio)，法國普瓦捷 (Poitiers) 的主教依拉略 (Illario)，西班牙科爾多瓦 (Cordova) 的主教奧西奧 (Osio) 等人都被流放到東方。長途的跋涉使他們都變得蒼老。隨後繼續不斷舉行的秘密會議雖然提出多種信經，但都無法滿足任何人。公元三五九年皇帝終於制定一個泛泛的信經要大家接受，內容是"聖子相似聖父" (homoios)。聖熱羅尼莫當時感嘆說：大地都變成亞流異端的世界了。以上這些衝突爭端給各地教會內部埋下了分裂的種子。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父所生，出于神而為神，出于光而為光，出于真神而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借著祂造的；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著聖靈，並從童女馬利亞成肉身，而為人；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難，埋葬；照聖經第三天復活；並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必有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度永無窮盡；我信聖靈，賜生命的主，從父和子出來，與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榮，祂曾借眾先知說話。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我認使罪得赦的獨一洗禮；我望死人復活；並來世生命。阿門。

信經中最主要的神學主張有兩點：一、聖子“與父同質”，是被“生”而非被“造”，與父有一樣的神性。二、採納俄利根觀點，認為子是在“永恆”中為父所生，是時間之外的奧秘。

其實在制定出尼西亞信經上開了不少一次大會，第一次是在 AD325 年召開的，會後制定了原始版的尼西亞信經，讓與會的人員簽署，第二次則是在 AD381 年召開的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尼西亞信經此時才正式成形與公布，但它最後的正式被接納則要遲到 AD451 年的迦克墩會議。

### 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 (381 年)

尼西亞大公會議結束不久，教內人士又重新對大公會議有關教義的決議表示不滿，他們不接受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的說法。於是紛爭再度興起，甚至變本加厲，君士坦丁皇帝著眼于帝國內部安定的考量，竟然改變先前絕對支持尼西亞大公會議的態度，助長了暴亂的火焰，教會內部的分裂越來越嚴重，亞流異端份子捲土重來，轉劣勢為優勢，君士坦丁大帝的兒子們出掌政權後，教會的局勢急轉直下，東方與西方的主教們彼此決裂，公元三五一年後統治東西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佐皇帝甚至完全接納亞流的教義思想。這一來，原先贊同尼西亞大公會議的主教們反而遭了殃，他們中有很多人，包括羅馬教宗利貝里奧 (Liberio) 在內，都被充軍，各地教會混亂的局面可想而知，安提約基雅一城甚至有五個不同思想的教友團體，各有自己的主教。作為羅馬主教的利貝里奧教宗死後，為推選新教宗竟發生困難，有兩位候選人角逐，雙方支持的人為爭取勝利發生械鬥，短兵相接，死了一百三十七人，結果達馬索 (Damaso) 當選新教宗。那是公元三六六年，利貝里奧教宗去世的那一年，距尼西亞大公會議已有四十一年之久了。

在這些年代中，羅馬帝國時而統一，時而東西分治，每位皇帝的思想與作風不同，教會的生活也大大受到牽制。經過數十年爭執、交相攻伐和傾軋，教會在神學思想上的反省倒有了一些進步，教會有關教義的用詞，尤其是關於三位一體這種深奧的道理的用詞，已經日趨明確，比方對神的'性體' (ousia 或 sostanza) 和對三位一體的'位格' (hypostasis 或 persona) 這種艱澀難懂的名詞，都能分辨清楚。這樣的認識與了解多少調和了這麼多年來有關聖子和聖父之間的異同的紛爭：從本性本體來說，天主聖父和聖子完全相同；但從位格來說，聖父和聖子有別。

到此，聖父與聖子之間的異同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可是另一個有關神的爭論又出現，那就是有人開始懷疑聖靈到底是不是神？亞流異端者否認聖靈是神，他們被稱為'攻打聖靈者' (pneumatomachi)。當時凱撒勒雅的主教巴西略 (Basilio, 330-379) 用希臘古哲學家柏拉圖的思想作了一番神學思考，寫了一部'論聖靈' (Il trattato sullo Spirito Santo, 374) 的書，他在著作中指出聖靈與聖父和聖子是同性同體的。

巴西略是東羅馬帝國卡帕多細亞地區凱撒勒雅城的主教，他親身體會到亞流異端給羅馬帝國、尤其是東羅馬帝國教會與社會帶來的痛苦和困擾，所以他特別安慰鼓勵東方的主教們，也敦請被東方教會主教們罷黜並充軍帝國北疆的埃及亞歷山大城主教亞大納削與西方教會交往。他曾寫信給高盧和意大利的主教們，表明東方教會的隱憂。雖然如此，當時羅馬的主教達馬索教宗似乎對西方主教們與東方主教們的修和這件事不太熱衷。

公元三七八年，信從亞流教義的東羅馬帝國皇帝瓦倫特（Valente,328-378）在巴爾幹半島南端的阿德里亞諾波利斯（Adrianopolis）出征蠻族哥特人，兵敗戰死，帝國上下都認為這乃是神的懲罰。于是，西羅馬帝國皇帝格拉齊亞諾（Graziano,359-383）和東羅馬帝國皇帝迪奧多西（Teodosio,347-395）兩人共同決定中止帝國內部神學問題的紛爭，因為這些紛爭已經蔓延到各地各階層。巴西略主教的胞弟聖額我略·尼撒（Gregorio di Nissa,335-395）在他論聖子和聖神的神性的著作中說：「全城大街小巷無不談論這些問題：布商、銀鋪、雜貨店皆如此。要是你問銀鋪錢幣兌換行情，他會給你講論一套聖子是不是聖父所生的道理；如果你問麵包店老闆麵包的品質和價錢，他會給你說聖父比聖子大，聖子從屬於聖父；假使你問溫泉浴室的人澡堂準備好了嗎？他會回答說：聖子是從虛無中誕生的。我真不知道把這種壞現象稱作瘋狂或忿怒」。

公元三八零年，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Teodosio,347-395）宣佈基督教為國教，承認額我略·納西盎（Gregorio Nazianzo,329-390）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並通令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召開一次大公會議。這次會議于公元三八一年舉行，與會者都是東羅馬帝國的主教。會中決定：必須維護尼西亞大公會議所宣認的信仰，摒棄最近出現的種種異端，包括公元三六零年左右君士坦丁堡主教馬切多尼奧（Macedonio）所宣稱的聖靈不是神的異端。因此，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信經'中加上有關聖靈的信條說："我信聖靈，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所發，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這就是有名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信經'。第七世紀的時候，西方拉丁禮節的教會又在這段有關聖神的信經文字中加上一個非同小可的拉丁名詞，宣認聖靈不只是'由聖父所發'，更是"由聖父和聖子所共發"（filioque）。由于加上這個名詞，竟成了日後十一世紀羅馬教會與希臘教會分裂的原因之一。不過，從公元三八一年直到今天，羅馬天主教會都誦念這條信經。

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在君士坦丁堡召開大公會議的那一年，西羅馬帝國皇帝格拉齊亞諾（Flavio Graziano,359-383）也在意大利半島東北部靠亞德里亞海岸的阿奎萊亞（Aquileia）召開一個小規模的大公會議，只有意大利北部和高盧的少數幾位主教參加。會中決定罷黜亞流異端派的主教，並請求皇帝出面協助執行這項裁決。

從此，亞流異端在東西羅馬帝國境內逐漸消失，卻繼續在帝國北方邊陸地帶的日耳曼蠻族中生存，因為這些蠻族是由一位亞流異端派的主教烏爾菲拉（Ulfiila,311-382）向他們宣講福音的。

### 以弗所大公會議（431年）

亞流異端的產生和在羅馬帝國境內的漫延導致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三二五年在尼西亞召開教會有史以來第一次大公會議。會議譴責了異端，採用了凱撒勒雅的主教歐瑟伯所推薦的'信經'，並在經文上加了'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的信條，又將亞流和他的擁護者放逐。不料，尼西亞大公會議才結束不久，許多與會的主教們又反悔，認為'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這樣的表達方式不妥，東方的主教們，除了埃及亞歷山大的亞大納削外，都不再接受'尼西亞信經'，就連原來完全支持尼西亞大公會議的決議的君士坦丁大帝也變了卦，平反了亞流和同夥的人。他當然是以帝國社會安定為考量，信仰教義並非他所執著的問題。

亞流異端的東山再起竟使原來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中的勝利者個個落魄不堪，甚至成了階下囚，被充軍異地。這種難堪的局勢居然持續了五十年之久。五十年在宇宙生命中只是彈指間的事，卻是一個人的生命。公元三七八年，信奉亞流異端的東羅馬帝國皇帝瓦倫特

（Valente）在阿德里亞諾波利斯（Adrianopolis）出征哥特蠻族戰死，帝國上下震驚，人人以為那是神的懲罰。于是東西羅馬帝國兩位皇帝，狄奧多西（Teodosio）和格拉齊亞諾（Graziano），共同決定中止帝國境內的神學紛爭。東帝國的狄奧多西皇帝更于公元三八零年宣佈基督教為國教，通令召開基督教第二次大公會議，即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重新肯定五十六年前尼西亞大公會議的決議為正統，再次譴責亞流異端和其他種種邪說，又宣認聖靈與聖父聖子完全一樣，同是神。西帝國的格拉齊亞諾皇帝也在同一年，即公元三八一年在阿奎萊亞召開一次小規模的大公會，把過去半個世紀坐鎮各教區的亞流異端派的主教全都罷黜。一場騷亂幾乎整個第四世紀的教義之爭，到此在羅馬帝國境內壽終正寢，只在北方日耳曼蠻族中留下殘餘尾巴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教義之爭表面雖然平息，這並不意味著教內人士不再反省思考教義的問題，因為那還是初世紀時代，教會裡面許多有關信仰的教義還有待發現和深入的探討，以便明確信仰的真理。那些教義中，最深奧的莫過於三位一體的道理。尼西亞大公會議和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雖然先後確認聖子和聖靈原來與聖父是同性同體、彼此不分先後，但是人們不禁要問：由降生為人的聖子耶穌基督，祂的神性和祂的人性如何結合在一起呢？如



果聖子和聖父一樣，是永恆無始無終的，那麼耶穌的誕生、受難和死亡該怎麼解釋呢？難道神也出生、也飢渴、也受苦、甚至也死亡嗎？要是耶穌身上的'神'和耶穌身上的'人'這兩個存在的實體分離太久，則如何了解'神降生為人'、'道成肉身'這個道理呢？

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以後，敘利亞境內勞迪塞亞（Laodicea）的主教阿波利納萊（Apollinare,310-390）想出了解釋神性和人性在耶穌身上結合的途徑。這位亞歷山大城主教亞大納削的摯友，以當時人類學的觀念，認為：耶穌就像任何人一樣，有肉體，也有精神，肉體則包含身體和靈魂，不過耶穌的精神被神的聖言所據有，因此，耶穌不會犯罪，因為他已經沒有會犯罪和錯誤的人性弱點。換句話說，耶穌的肉體屬於人，精神則屬於神，肉體聽從精神支配，所以耶穌不會犯罪、不會錯誤。阿波利納萊主教提出這個觀點不久，便有人覺得這個理論危害了耶穌基督救贖人類的大道理，理由是：如果基督沒有取了人性，人就無法得救；如果基督沒有人的靈魂，則人的意志也不會獲得救援。就因為如此，阿波利納萊主教多次遭到譴責。

這個事件之後，當時羅馬帝國東部出現兩個神學思想潮流，一個以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為中心，主張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已結合為一，基督乃是有肉體的神的道，這是人得以神性化的條件；另一個以安提阿基雅城為中心，強調基督雖然一體，卻兩性分明有別。不論是主張兩性合一或是強調兩性有別，大家所關心的不外是如何確保耶穌人性的完整。當時使用的文詞定義並不很清楚明漸，他們用'本性'（*physis* 或 *natura*）這個詞彙來界定耶穌的存在性質。亞歷山大城那一派主張耶穌只有一個性體，安提阿基雅城一派則強調耶穌兩性一體。

這兩個不同的神學思想在各自表述之後，竟演變為尖銳的筆戰和舌戰，一方以亞歷山大城的主教濟利祿為首，另一方則由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聶斯多略掌旗，彼此勢均力敵。約在公元四二八年，這位生于安提阿基雅的聶斯多略主教開始控告指責當時一般基督信徒對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的普遍敬禮，他們尊奉瑪利亞為'神之母'（*theotokos*）。君士坦丁堡的聶斯多略主教以為在聖經中找不到'神之母'這樣的稱謂，所以瑪利亞僅僅可以稱為耶穌這個'人'的母親而已。亞歷山大城的主教濟利祿對聶斯多略的說法大不以為然，他堅決要維護基督的一性一體論和基督信徒的共同信仰。濟利祿主教並和羅馬教宗切萊斯蒂諾（*Celestino I*, 422-432）連繫，而這位教宗于公元四三零年譴責了聶斯多略。有了羅馬教宗的譴責，濟利祿主教便要求聶斯多略主教簽署一項文件，承認在耶穌身上神和人結為一個性體。聶斯多略不接受這個要求，並向安提阿基雅的兩位朋友喬凡尼（*Giovanni*）和泰奧多雷托（*Teodoreto*）求助，同時指控濟利祿帶有阿波利納萊主教的錯誤神學思想。

面對信仰上的這種重大爭端，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eodosio II*）于公元四三零

年通令在以弗所 (Efeso) 召開大公會議，並邀請羅馬教宗切萊斯蒂諾和北非依波納 (Ippona) 的主教奧斯定參加。但是奧斯定在那年八月三十日便去世了。次年，公元四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弗所大公會議揭幕，根據當時史家，特別是教會大史學家歐瑟伯主教撰寫教會史的後繼人索克拉特 (Socrate, 380-440) 的記載，**這次大公會議是在一場混亂喧嚷中進行的**。亞歷山大城的濟利祿主教來勢洶洶，一心一意要把他的對手、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聶斯多略打得落花流水，因為這樣的一場論戰關係到他的主教聲望和職位，也關係到他所堅持的教義。他拉攏了五十多位埃及主教，送給他們禮物，要他們支持他。由于路途遙遠，事務纏身，各地主教無法準時抵達厄弗所。雖然如此，濟利祿主教仍然按照既定時日揭開大公會議序幕，即使皇帝的特派專員和六十幾位主教抗議，濟利祿也不顧。會中，兩百多位主教譴責聶斯多略主教猶如出賣耶穌的猶達斯，宣判他為異端者。判決一出，會場外的群眾歡天喜地，人人舉著火把歡送主教們回他們的寓所，那些天真純樸的教友以為基督終於戰勝異端。至於當時民眾普遍敬禮童貞瑪利亞為'神之母'的信仰，在會議中並沒有經過正式明顯的討論，便草草通過。

過了不久，支持聶斯多略主教的人群也慢慢抵達會場，他們對濟利祿主教所主持的會議程序步驟不敢苟同，于是反過來也譴責濟利祿和他那一邊的人。這一來，厄弗所大公會議分裂為兩半，對立雙方各自集會討論，互相罷黜對方的主教身份資格。皇帝的代表看到事情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為了平息爭論，竟把濟利祿和聶斯多略兩位主教都罷黜，以示公平。他以為這樣可以讓其他的主教都言歸於好。不料濟利祿主教還是想盡辦法逃回埃及亞歷山大城，在那裡受到凱旋似地歡迎，聶斯多略主教則被放逐埃及境內利比亞沙漠大綠洲 (Grande Oasi, el Kharga)，公元四五一年死于充軍地。

厄弗所大公會議因爭端而召開，也不歡而散，大會議決的有關教義信理的部分並不豐富，唯一的官方正式文件是譴責聶斯多略。由于這項譴責，五十六年前舉行的尼西亞大公會議的權威更為鞏固，耶穌所具有的與聖父同性同體以及神性和人性在耶穌身上結合為一的信仰教義再次獲得肯定。此外，童貞瑪利亞為'神之母' (Theotokos) 這個稱號再也不受到爭論。

兩年後，公元四三三年，安提阿基雅的主教喬凡尼 (Giovanni)，他是聶斯多略的好友，也是濟利祿的對手之一，提出一個消弭教會內部教義分歧的信仰途徑，他宣稱：「**因為神的道成了血肉之人，所以神性和人性在耶穌身上結合，由于這個結合，我們宣認聖童貞瑪利亞是神之母**」。對喬凡尼主教這個具有修和意向的教義解釋途徑，亞歷山大城的濟利祿主教滿懷欣喜地接納，而羅馬教宗西斯都三世 (Sisto III, 432-440) 也為他們兩人的達成協議而感到欣慰，立刻批准喬凡尼主教有關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教義解釋。

迦克墩大公會議 (451 年)

第五世紀受到廣泛關注的另一個教義紛爭與基督的位格有關。教會經由尼西亞會議和君士坦丁堡會議確立了聖父、聖子和聖靈三者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三位一體的教義。然而，教會接受主耶穌是真神的同時卻又對基督的位格產生了疑問，如果他是真神，那他也是真人嗎？

人們對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幾百年之久。亞流(Arius)否認耶穌是真神，阿波里拿留(Apolinarius)則否認耶穌是真人。到了四世紀末、五世紀初，人們對這一問題又有了兩種新的觀點。一種觀點來自亞歷山大的教師，他們強調基督只有一個位格，神人二性混合在一起；尤提克斯(Eutyches)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水和酒的關係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觀點：水和酒混合在一起，就成了水酒，水和酒不可能再分開了。這種觀點解決了神人二性的問題，卻無法解釋二性之間的區別。另一種觀點來自安提阿教會的領袖，他們想保持神性與人性之間的區別；水和油的混合物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觀點：不論多麼用力地搖晃，油總不溶於水，兩種性質始終存在。然而，水和油的分離會使人認為，基督不僅有神人二性，也有兩個位格。聶斯脫利(Nestorius)持這種觀點。

431 年舉行的以弗所會議試圖解決這一爭端，卻以失敗告終，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是利歐一世 (Leo I, 440-461 年擔任羅馬主教)，他寫了一本恢弘巨著《利歐大卷》陳明這個問題，強調基督是一個位格，具有神人二性。正如君士坦丁皇帝在第四世紀所做的一樣，450 年，馬喜安(Marcian)登上皇位，不滿教會為了教義而分裂，翌年即在迦克墩召開第四次的大公會。當時赴會者，除教宗利歐第一及他兩名代表外，全體代表約六百個主教，均來自東方教會。會議以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條為標準，並且接納利歐著名的《大卷》(Tome)的教導；《大卷》是兩方教會自特土良(Tertullian)以來，接納基督神人二性均完整地、又不相混淆地聯合於一個位格內的主張。至此，會議的決定已相當明顯。但會議召開的目的是為了謀求共識（以致教會不會為了教義而分裂），而不是為尋找教義的正確解釋，因此皇室的特派專員認為，就算會議已有了共識，他們仍有責任解釋這共識的由來。會議分三個步驟來進行。首先，它要肯定尼西亞信經的正統性；第二，接納利歐的《大卷》，和區利羅致涅斯多留和安提阿的約翰的信為正統；第三，界定基督的神人二性及其關係。因此迦克墩信經有時又稱作「迦克墩的定義」(the Chalcedonian Definition)。

迦克墩神學家關心的，有兩個中心：基督的真實神性和人性；基督一個位格的整合性。迦克墩定義必須清楚無誤地，把這兩個神學中心表明出來，以平息教會的紛爭和分裂。會議第一次製出的定義，很快就給否決了，因為它對二性的界定不清楚。會議的神學家再次努力。首先他們必須否定歐迪奇道成肉身而成一性的說法：「祂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

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按神性說，祂與父同質 (homoousios)；按人性說，祂與我們同質 (homoousios)，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這是確立耶穌神性、人性的說法。為確立耶穌的神人二性，迦克墩進一步肯定馬利亞為「上帝之母」，耶穌是「由上帝之母、童女馬利亞所生」。但這二性是怎樣聯合在一個位格之內的呢？在人的經驗裡，具有人性的就是人的位格，具有神性的，就是神的位格，這些是我們認識，因此也是可以說的。神性和人性同樣是真實，又存於一個位格內，這是人從沒有的經驗，因此也就無法從正面來說是什麼，只能從反面 (via negativa) 來指出什麼不屬這種關係，以保障後來的人不再誤認、誤說這關係。潘霍華 (Bonhoeffer<sup>229</sup>, Bonhoeffer, Dietrich) 認為迦克墩的基督論，「是一種批判性的基督論」 (critical christology)，其成功在於此，其「效用」也在於此。方法是本於前人曾在此犯過的錯誤，都樹立一個「此路不通」的牌子，好清理出一個合法空間，讓後人在此空間上思考、整理和建造。

為此，迦克墩信經這樣說：「是同一的基督，是子，是主，是獨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亂 ('without confusion')，不相交換 ('without change')，不能分開 ('without division')，不能離散 ('without separation')」。

這「四個反面詞」 (the four negatives) 在神學史上，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它不單指出前人曾犯過的錯誤 (指文首提及的異端)，也為後人標劃出一個可行的空間；只要我們不重蹈四個反面詞禁止的範圍，我們論及的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是合法的。近代有神學家不滿意迦克墩的定義，認為它只具反面的禁止，神學上仍是沒有內容，缺乏一個「神學把手」 (theological handle) 讓人知道和使用它。這種不滿雖然可理解，卻缺乏一種同情心；因為神學的發展史告訴我們，自迦克墩信經制訂之後一千年，人還是想不出有什麼正面的可以加進去；同樣地，人再也造不出什麼關於基督神人二性的錯誤想法，而不是在「四個反面詞」禁止之列。這樣說來，迦克墩的「四個反面詞」是不是把神人二性的問題凝結了、閹割了，以致造成這種不育不毛的靜止狀態？不是的，它只是等下一批神學界的巨人出現，好在它清理出來的空間建造。

自改教運動後，信義宗 (Lutheranism<sup>751</sup>, 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 和改革宗 (Reformed<sup>998</sup>, 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 均出現不少神學俊傑，他們一方面承教於「四個反面詞」的禁止，另一方面，則本於教父 (如亞歷山太之區利羅) 之「通性合作 (communicatio idiomatum)」的原理，來了解神人二性聯於一位格內的正面意義。所謂「通性合作」的意思，乃是說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雖不相混淆，卻聯於一個位格內，因此也是不能分開的。舉個例子，我們不能說掛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人子耶穌；那個順服父旨意，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上受審受死的，不是別的，正是三位一體的第二位，從太初便與父同在的聖子——在成就救恩的事工上，真正為人的耶穌與真正為神的基督，沒有一個時刻不是「通性合作」，來為人成就神的旨意。近代在這方面的闡釋，大概沒有比巴特 (Barth<sup>189</sup>, Barth, Karl 卡爾·巴特) 更透徹、成就更大的了。但巴特幾百萬言的基

督論，仍然出不了迦克敦對神人二性下的結論：「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各性的特點反得以保存，會合於一個位格（prosopon），一個實質（hypostasis）之內，而並非分離成為兩個位格，卻是同一位子，獨生的，道上帝，主耶穌基督」。迦克墩的成就正在於此。

[Slide #24]

- 國教時期的教父

- 亞他那修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296-373)
- 屈梭多模 John Chrysostom (350-407)
- 安波羅修 Ambrosius of Milan (339-397)
- 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 耶柔米 Jerome of Stridon (342-420)

### 亞他那修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296-373)

亞他那修是基督教史上的巨人，他在反亞流斗爭中闡述三位一體的教義不遺余力。他在亞歷山大教會中很快地晉升，曾在亞歷山大教會任執事。325年召開尼西亞會議時陪同他的主教亞歷山大出席，擔任他的個人助理。到了328年亞歷山大主教過世時，他繼任為亞歷山大教會的主教。他雖多次被放逐到高盧、羅馬、埃及等地，但當他每次從放逐中歸回時，追隨他的眾人都會歡迎他。

在328年接任亞歷山大主教後，亞他那修同時承接了很多當時教會所面對的難題。一個分裂的教派，名叫米利都派（Melitians），當時就在亞歷山大城，激烈地反對亞他那修，對他提出種種的抱怨來反對他，甚至使得帝國政府的法庭在330年，傳喚他向君士坦丁大帝解釋之後才平息下來。但是，到了334年，他又被控瀆職，以致政府在凱撒利亞召開會議來調查他的案件。他被控告以各種奇怪的罪名，從徵收不合法的稅，到謀殺罪、行巫術等都有。335年在泰爾召開的調查會議，竟然定他瀆職的罪並撤除主教職位，儘管亞他那修在亞歷山大城受到大家愛戴。此後，亞他那修趁著君士坦丁大帝過世，時值337年，返回家鄉亞歷山大，但敵對他的亞流派人起來抗議，宣稱亞他那修不是合法的主教，其中為首的叫貴格利（Gregory），他取得政府的支持，想要以武力逼亞他那修把教會的建築交出來給他，結果引發的動亂不斷擴大，為了避免暴亂持續升高，**亞他那修被迫在339年決定離城走避羅馬**。可是當他到達亞歷山大港口時，因為政府把動亂原因歸咎於他，禁止他出港搭船離開，所幸亞他那修說服了一位軍官，帶他偷渡出港，並帶他搭船前往羅馬。當時，亞流派與尼西亞派雙方人馬都想取得羅馬主教尤利烏斯的支持。到達羅馬後，亞他那修親自陳明其尼西亞大公會議的立場，很快地取得羅馬聖職人員的支持，羅馬主教並召開會議，宣布亞他那修為亞歷山大教會的合法主教，而貴格利則是不法篡位者。但是亞他那修仍然停留在羅馬，一直等到346年，在亞歷山大的那位主教貴格利過世後，並且經過西方皇帝君士坦斯一世向東方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提出要求，讓亞他那修回到亞歷山大，之後亞他那修又再度回到家鄉亞歷山大城。整個亞歷山大城因為他們所愛戴的主教回鄉而大大地慶祝，並且在那裏產生了信仰上的復興。

但是亞歷山大教會仍處在被亞流派掌控的危機，而在 353 年，君士坦修取得東西方全帝國的統治權他又是堅定的亞流派的支持者，所以亞他那修自己知道，皇帝是不可能保護他的。就在 356 年，一位新任的部隊將領敘利亞紐斯（Syrianus）被派駐防亞歷山大城，他不理會亞他那修關於合法主教地位的陳情說明。是年二月八日晚上，亞他那修正在一個教堂主持聖餐，當時教會滿了人，敘利亞紐斯命令軍隊包圍教堂，帶著武裝士兵衝入教堂要逮捕亞他那修，亞他那修卻鎮定不受影響，要會眾唱詩篇 136 篇及其副歌「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軍隊穿過人群往前時，引起一陣混亂，亞他那修不願離開會堂，要等他的會友們都平安離開，所以他的朋友們圍成緊緊的一圈保護他，不讓他被抓，忽然間，亞他那修昏倒，他的朋友們匆匆將他帶離教堂。

接下來的六年當中，亞他那修過著逃亡的生活。為了逃避士兵的追捕，他在亞歷山大城中到處藏躲，從一家躲到另一家。而他有五年的時間都藏躲在荒野中隱士的小居室，在那裏有許多忠貞的修道隱士，他們的修道住所都是分開單獨居住，靠著這些修道隱士的保護，士兵們一直抓不到他。在荒野的隱居中，亞他那修透過一些中間人以及所寫的信件，仍然繼續執行他主教的工作，儘管此時在亞歷山大城，有另一位屬亞流派的主教，名叫加帕多家的喬治（George of Cappadocia）取代了他的位置。所以後來的傳言，說他曾逃往西班牙並在那裏做過廚師的工作，是不太可能的。

亞他那修的平反來得是出人意料之外。361 年，屬亞流派的皇帝君士坦修過世，繼位者名叫叛道者猶利安，他是一位未信主的人，極其厭惡時下最新流行的基督教信仰，他為了讓教會產生儘可能大的混亂，這位皇帝居然下令，叫所有被前任皇帝放逐的主教們，全部返回家鄉。亞他那修理所當然地在 362 年，又重新出現在亞歷山大的群眾中，愛戴他的人們，為了表示對他盛情地歡迎，將很不高興的亞流派主教喬治，綁在一隻駱駝上燒死——讓人聽起來似乎是很不尊貴的死法。這次返鄉，亞他那修總算不再被放逐，在亞歷山大任主教直到 373 年過世。他一生擔任亞歷山大主教 46 年，當中只有 29 年是在亞歷山大城，靠著堅忍不拔的剛強性格，以及向著上帝完全委身的忠貞，他始終堅定持守著主教的職分。

《道成肉身》（成書于 335-37 年，但有些人說早于 318 年）詳細說明了亞他那修的基本神學觀點。基督“成為人，為叫我們得成聖”。這種對救贖的關切鼓舞著亞他那修奮力和亞流及其門徒論戰。亞流派說基督是受造物，有時間之前已被上帝造成。亞他那修爭辯說，如果基督是次等的神，那麼他就不可能成為我們的救主。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類，與他同在。為了這個緣故，他擁護尼西亞會議把基督定為與上帝同體的教義，並支持會議排斥亞流主義的決定。

亞他那修大部份的著作都以反對亞流主義為目標。他從歷史上、教義上，或引証聖經，反對亞流主義。亞他那修在保衛尼西亞會議採用的信經上屹立不移如磐石。他的品

格、講道和著作，成為尼西亞會議的立場取得勝利的最大力量。他熱情、應付對手絕不妥協，有時甚至顯得粗暴；也是因為他的熱心，以致忽略了和他意見相左者的長處。亞他那修的《安多紐傳》，對沙漠苦行僧稱譽有加，有助提倡修道主義。亞他那修在《詩篇》里找到了他自己生活經驗和感情的影子(《致馬爾克路書》)，有助於引入《詩篇》作個人靈修之用。從那時起，信徒們一直使用《詩篇》。他的《復活節書 39》(367年)是新約二十七卷正典最早的見証。

### 屈梭多模 John Chrysostom (350-407)

屈梭多模 (Chrysostom) 的意思是“金口” (golden-mouthed)。他本名約翰，是敘利亞安提阿的長老。由於他講道大有能力，所說的皆是金玉良言，被大眾稱為“金口”，因此自第六世紀起，被稱為“約翰·屈梭多模”。

屈梭多模在 347 年生於安提阿，是傑出的軍官之子。母親安淑撒 (Anthusa) 是早期教會著名的敬虔婦女之一。約翰從小受母親的薰陶，學習聖經真理，在心靈中埋下真理敬虔的種子。後來，屈梭多模在修辭學大師萊巴尼 (Libanius) 門下受教，是其最優秀的學生。萊氏並未信主，但他於 395 年過世之前，被問及他希望誰繼承其衣鉢。他回答：“是約翰”。這顯示他終生不忘，曾為其得意門生的約翰。屈梭多模成為出色的修辭學家後不久，就獻身學習神學，在安提阿主教米力提 (Meletius) 門下受教三年。他原想離群索居，成為修道士，但是母親以眼淚挽留他，留在安提阿事奉。米力提主教按立他為聖職人員。370 年，屈梭多模原可被按立為主教，然而他推辭並推薦其友巴西流 (加帕多家三傑之一) 出任此職。屈梭多模在母親過世之後，得償宿願，退隱至敘利亞曠野。在安提阿郊外的修道院中，他跟隨院長狄爾多 (Diodorus) 修習神學，靈修、默想、禱告。但是因採取過度嚴格的修道生活，傷了腸胃，不得不在 380 年回到安提阿教會事奉。他於 386 年出任長老，開始他的講道事奉。由於他有講道的口才，更是忠於聖經的解經講道，能針對聽眾的需要與問題，故吸引了許多群眾。

387 年，安提阿城因稅收太重，引發民眾暴亂，暴民將皇帝皇后及皇太子的雕像拆下損毀，並示街遊行。當時的皇帝提爾多修，以火爆脾氣與嚴厲刑罰者著稱。在皇帝威脅要毀滅安提阿城之際，安提阿主教親赴京城，請求皇帝從輕發落。屈梭多模在此時期 (復活節前 40 日) 連續傳講 21 篇信息，呼籲市民認罪悔改歸主。城中大批異教徒，因他的講道悔改信主。果然，皇帝回心轉意，從輕發落。從此，“金口約翰”聲名大噪。提爾多修於 395 年過世，其子雅卡迪亞 (Arcadius) 繼任帝國東部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即位。君士坦丁堡主教長聶克泰瑞 (Nectarius) 於 397 年離世，主教長職位出缺。君士坦丁



堡皇室覺得“金口約翰”是最佳人選，於是將他從安提阿綁架到君士坦丁堡，出任主教長。

君士坦丁堡是帝國東部的首都，政治地位逐漸凌駕古羅馬之上。而君士坦丁堡在教會界的地位，也因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被確認為“新羅馬”。此舉不僅惹來西方羅馬主教之不滿，更招來東方亞歷山大主教之嫉妒。原本在東方教會為首的亞歷山大，當然不願意看見君士坦丁堡取其位而代之。亞歷山大城當時的主教是提阿非羅(Theophilus, 385-412)，曾盡力佈局推薦手下人選，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當“金口約翰”被皇室挑選為君士坦丁堡主教時，提阿非羅在開始時與他合作。但是後來關係惡化，他處心積慮要推翻屈梭多模。

約翰·屈梭多模於398年2月來到康堡，他的講道大受歡迎，立刻吸引許多民眾。出身修道士、有敬虔背景的他，看見君士坦丁堡散漫的屬靈光景，即開始大規模的改革。前任的聶主教，為人溫和、順應潮流，寬鬆對待聖職人員，所以其屬下習慣了悠哉生活。聶主教所按立的一些同工，呼召不清楚又閒懶不結果子。屈梭多模斷然將他們革職，引起他們的憎恨，樹敵不少。聶主教常常大開宴席招待屬下同工，而屈梭多模主教則是過著修士般的儉樸生活，又因其腸胃不佳，常常獨處吃簡單食物。如此尖銳的對比，使得他的敵人造謠生事，說他孤僻行事，獨享奢侈生活。由於屈梭多模身居主教長要職，其它地區主教想求其幫助升官募款，都為守正不阿的他所勸阻，難免招惹他們的不滿。一些亞細亞省的主教，為了職位的晉升，向以弗所的教區主教行賄。屈梭多模以君士坦丁堡主教長身分嚴懲這些主教，將他們開革。如此一來，敵人又攻擊他越區行事、自我擴權。屈梭多模也同時得罪了康堡的權貴階級，他在講道中常指責他們奢侈放蕩。忠言逆耳，自然招惹憎恨。但是他真切關心貧苦大眾，將其薪俸的大部分捐助濟貧。其敬虔清廉的生活見證，贏得市井小民的衷心愛戴。

亞歷山大主教提阿非羅看到屈梭多模遭到君士坦丁堡聖職人員的反感，權貴階級的憎恨，認為下手的機會來了。他在君士坦丁堡對岸迦克敦的“橡樹宮”召開會議，召聚那些對屈梭多模不滿的人，對屈梭多模提出控訴。他正式要求屈梭多模前來答辯，然而屈梭多模拒絕參加此不懷好意的會議。果然，“橡樹宮會議”作出罷免他的決議。

如果屈梭多模當時與皇室關係良好，則“橡樹宮會議”的決議起不了什麼作用。皇后猶氏(Eudoxia)原先景仰屈梭多模，她曾請屈梭多模為太子施洗，當太子生病時，也請屈梭多模為之代禱。但是到了403年6月時，皇后已經對屈梭多模產生極大反感。由於她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產業。屈梭多模在一篇講道中，以惡后耶洗別(亞哈王的妻子)為例，指責強取豪奪之罪，大家聽成他在指責皇后。所以，憤怒的皇帝雅卡迪亞批准了“橡樹宮決議”，下令放逐屈梭多模。屈梭多模面對擠滿教堂的會眾，大膽直言地傳講一篇臨別信息，明顯將皇后比喻成耶洗別與希羅底(希律王的妻子)，然後開始其放逐之旅。就在其離去後第二天，京城遭大地震，擁護屈梭多模的市民，認為這是天譴的兆頭，所以聚集在皇

宮前抗議。皇帝與皇后趕緊召回屈氏，恢復其主教長原職。然而，數月之後，皇后的銀雕像落成，樹立在聖蘇菲亞教堂，宮廷大肆慶祝。屈梭多模不表贊同，這在皇后眼中又是一大侮辱。就在此時，提阿非羅主教又火上加油，著文惡劣攻擊屈氏，助長皇后的怨恨。屈氏知道情勢不妙，卻不向強權低頭，反而在講壇上回應說：“希羅底又熱情跳舞，要求施洗約翰的頭。”皇帝決心開革這位不受約束的主教，下令再次放逐屈氏。

屈梭多模遂上訴羅馬與米蘭等地的主教。羅馬主教印諾森（Innocent）深表同情，不顧亞歷山大的反對，盡力營救屈氏，但徒勞無功。屈梭多模被放逐至亞美尼亞地區，然而仍以書信與其支持者保持密切聯繫。宮廷為了避免後患，決定將他遣送至更偏遠的邊疆。屈梭多模於407年9月，死於艱苦難熬的押解旅途中。他臨終時所說的是：“為這一切感謝神”。

屈梭多模的殉道，是教會歷史上的悲劇。皇室權貴的貪婪腐敗，與教會內部的派系鬥爭，導致了他被逼死於放逐之旅。他守正不阿、為主殉道，成為東西方教會所記念的聖徒。他的遺骨於438年被迎回，安置在君士坦丁堡的“使徒教堂”，即主教長與皇帝們同葬之地。

屈梭多模遺留後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其《講道集》，超過600篇，都是精彩的整卷解經講道，樹立典範，影響深遠。他年輕時的力作《祭司職分》，是靈修神學的上品。他也寫了許多神學與倫理文章，論述基督徒信仰與生活。他的書信有242封傳世，幾乎都是在他放逐年間（403-407）所寫的。他也改進了當時的崇拜儀式，東方教會直到今日仍用其所編的“崇拜儀式”。總的來說，屈梭多模是教牧典範，講道與靈修的大師。

### 安波羅修 Ambrosius of Milan (339-397)

安波羅修（St. Ambrosius, August Wilhelm）出生不久，他任高盧總督的父親就去世了。他的寡母在羅馬撫養他長大，在那裏受教育。因為他的姐姐是修女，所以他常同來往的教會中人接近。他參與政治，仕途一帆風順，年約在三十歲，升任上意大利的巡撫，駐在米蘭（Milan）。那時的米蘭，是羅馬帝國的陪都，皇家常在那裏，不僅是政治中心，教會也相當發達。在離羅馬的時候，年長的意大利總督 Probus 特別勉勵他說：“去，不要像作審判官，要像主教一樣。”安波羅修到任後，公義寬仁，極得人民愛戴。

374年，亞流派的米蘭主教死了。教會內的亞流派與尼西正統信仰的信徒相爭，將形成分裂。安波羅修職責所在，走進教堂去平息風波。當他正向群眾講話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孩子的聲音喊著說：“讓安波羅修作主教！”會眾以為是出於神的聲音，兩派齊聲唱和：“阿們！”歡呼擁立他為主教。安波羅修只能接受。不過，那時他還未受洗禮；於是，從權在八天之內，先受洗而後任主教。

安波羅修奉獻全身心服事教會，成為最偉大的主教。滿有聖靈的恩膏在他身上，尊嚴，精力充沛，而有智慧。他立即變賣鉅大的家產和財寶，除了留給作修女的姐姐養生的以外，全部用為賙濟貧窮。他照當時的苦行規律，自奉簡約，夜間用長時間祈禱，有時同會眾徹夜禱告。他熟習聖經，有口才，有能力。他每主日講道，有時週間也講道。他接見所有的人，特別是貧窮需要的人。綜括說來，是一位最理想的牧人。

379年，羅馬皇帝提奧道修（Theodosius the Great, 347-395）即位。次年，他宣布只有信奉三一真神的，才是基督徒。他的皇都在君士坦丁堡。維倫廷念（Valentinian）為西羅馬的同執政皇帝。皇太后朱絲汀娜（Justina）是個熱心的亞流派信徒，想要佔有米蘭教堂。在386年一月，她慫恿她的兒子下令，讓亞流派使用教堂，違者處死。但安波羅修堅決拒絕。在棕枝主日，他講道宣布，不將任何教產交給異端分子。在長時期的爭持中，他聚集信徒固守教堂，不容人侵入。他們作守夜禱告；恐怕有人疲倦入睡，安波羅修特別寫了詩歌，在禱告會中唱，以保持儆醒。他堅持教會的獨立，不絕受地上政權的干預。他主張：皇帝是“屬於”教會，不是“超越”教會之上。因此，皇帝是平信徒，不能審判主教，該是教會順命守分的兒子。在這期間，麥克新（maximus）率軍入侵，維倫廷安母子逃亡到希臘。提奧道修應請求出兵，戰敗並處決麥克新，使維倫廷安復位作同皇帝。住在米蘭期間，提奧道修引導維倫廷安放棄亞流派信仰，接受尼西亞信經。顯然的，提奧道修是統治全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米蘭，提奧道修對米蘭的主教甚為欽仰。在390年，帖撒羅尼迦的暴民殺死一名羅馬將軍。皇帝大為震怒，下令軍隊嚴厲報復；到他後悔的時候，已無法收回成命。結果，軍隊圍住圓劇場，不分男女老幼，屠殺了七千平民。殘殺的消息傳到米蘭。安波羅修禁止提奧道修聖餐，並阻止他進入教堂。在教堂大門口，主教對皇帝說：“你的手滴著殺人的血，怎能夠舉手祈禱？你怎敢用這雙手，領受主最寶貴的身體？你怎能用口接受祂的寶血？走開！不要自己罪上加罪。”提奧道修說：“大衛王也曾犯過姦淫殺人的罪啊！”主教說：“如果像大衛一樣犯罪，也要像大衛一樣悔改！”提奧道修皇帝謙卑接受教會的紀律，放下皇帝的尊嚴，作罪人公開的認罪懺悔；並且下詔凡是判定死刑的，必須在三十日後才處決。此後，主教准予恢復聖餐。後來，奧告斯丁說到提奧道修懺悔的情形，“見到皇帝那樣痛悔的人，為他受感流淚；忘記了他對他們犯過錯時的發怒，為他求情。”主教與皇帝的關係，並未因此而受到損害。皇帝對人說：“最近發現唯一對我講真理的人，他是我所知唯一配有主教名位的人。”

395年，羅馬皇帝提奧道修在主教安波羅修的臂抱中安然逝世。安波羅修在他的葬禮中說，皇帝在病床上，關心教會的情況，過於他自己；又對他的將士說：“提奧道修的信仰，是你們的勝利；也願你們的真誠和信心，成為他兒子們的力量。不信使人盲目；但信心和忠誠，必有成群的天使。”

兩年後，安波羅修自己病重。他得到奇妙的啟示，聽到天上的聲音，並且說，他看到基督含笑向他顯現。他的書記和傳記作者保林諾 (Paulinus)，常在病榻旁，見證說：“在他離世前不久，他口授詩篇第四十三篇講解，我看見他的頭上，有盾牌形的小火焰；他的臉色變成潔白如雪，許久才恢復自然。”397年四月四日，安波羅修主教安息了。

### 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奧古斯丁是安波羅修的學生。奧古斯丁在基督教思想史中是個經常被提到的名字，一千五百多年來，每一個神學院的學生都繞不開奧古斯丁的論述和思想。甚至那些對其個人生活持批評態度的人，也不能否認他在神學領域的學術貢獻。這是一位傳奇式的宗教人物，也是一位讓人很難理解的思想人物。

作為早期基督教會中少有創見的思想家、哲學家，奧古斯丁被尊為「聖徒」。因他對基督教有重要建樹，故被羅馬教廷封為「聖者」，因此他又被世人稱為「聖奧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奧古斯丁見證並記錄了曾經輝煌且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走向沒落的社會動盪和戰爭災難的歷史過程；同時也目睹和力促了羅馬異教向基督教轉變的歷史進程。他的學說在其身後八百年內被尊奉為基督教教義正統，對十六世紀以後的新教，乃至西方文化的發展產生著巨大影響，同時也在基督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殊榮，影響整個東西方教會，尤其對西方教會影響更深。

奧古斯丁出生於公元 354 年，相當於中國的東晉時期。他出生於羅馬在北非的領地薩加斯特附近的小鎮塔加斯特城(Tagaste, 現位於阿爾及利亞境內)，一個不太寬裕的羅馬化的柏柏爾人家庭中。奧古斯丁是家中的長子，父親名叫巴特利亞烏斯，不是基督徒，是羅馬的稅吏，是個懶惰、不上進的人，而且貪戀物慾，到臨終前才歸信基督教。母親莫尼卡(Monica)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比父親小 25 歲，被後世尊為基督徒婦女的典範。她溫柔賢良，以「忠貞事夫，孝順事親，誠篤治理家政，有賢德之稱」，記載於有關文獻。奧古斯丁並非一出生就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而是歷經一番磨練。他在 13 歲時進入烏拉市學習雄辯術，14 歲在馬道拉城就學，16 歲前往迦太基就學，同年父親過世。17 歲時與一鄉下女子同居，18 歲生有一子阿德奧達徒。奧古斯丁的少年時代才華橫溢，但放蕩不羈。19 歲那年，奧古斯丁受斯多亞學派影響，引發他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心，旋即接受摩尼教善惡二元論的信仰。奧古斯丁 20 歲時完成羅馬帝國規定的三級制教育學業，22 歲在迦太基教授雄辯術，26 歲寫了第一篇論文《美與均衡》。他在 29 歲時與摩尼教主教作神學辯論，發現這位主教徒具口才，沒有真才實學，無法解答他的疑問。後來他受新柏拉圖主義鼻祖普羅提諾的影響而放棄摩尼教。30 歲那年，他跟米蘭主教安波羅修學習天主教信仰與神學。奧古斯丁在研究了各種宗教與哲學後有心信奉基督教，32 歲時生命有了悔悟，33 歲受洗禮。後來他回到北非，成為北非有名的基督徒。公元 391 年，37 歲的奧古斯丁接受希波基督教會的推選成為神父，公元 396 年 42 歲升為希波(Hippo)主教。他的宗教生涯

長達卅五年，直到公元 430 年，76 歲時死於汪達爾人兵臨希坡城之際，一顆思想者的心臟才停止了跳動。

奧古斯丁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歷時 13 年寫成的巨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主要論述了神聖的照管及人類的歷史，提醒神的國度是屬靈且永垂不朽的，不是這世界上任何一國能夠取代的。這本書在塵世間構建出了兩座城池，一座是地上之城，一座是上帝之城，他在對比這兩個城從起源到結局的過程中，對人類的群體生活有深入的討論，也建構了基督教的歷史觀，被譽為是一部有關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全部基督教歷史綱要。

奧古斯丁大約在 45 歲時開始寫他著名的《懺悔錄》，出於虔誠的信仰而向上帝傾訴悔改謝恩之心，以「一個人的生平故事代表了所有人類喪失方向感的故事」，與法國盧梭、俄國托爾斯泰的同名著作並稱為世界三大思想自傳，也是西方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自傳。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描述自己如何在內心掙扎到極點時，突然受到上帝的引導，克服了心中的猶豫而下定決心歸依基督教。在他生命中有兩位重要的人物，深深影響了他的屬靈生命，一位是為他流淚禱告達 31 年之久的母親莫妮卡，另一位是米蘭的主教安波羅修，他們將奧古斯丁引到基督的施恩座前，使他經歷到徹底的悔改。公元 382 年的一天，奧古斯丁在主教的花園中散步，忽然聖靈催逼他回頭，對著他的心靈呼喊著：「要等到何時呢？何不就在此刻，結束污穢的過去？」此時他恰巧聽到鄰家兒童的讀書聲：「**拿起來讀，拿起來讀。**」於是他拿起身邊的新約，讀到羅馬書 13:13-14 的話：「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自此以後他便歸向基督，靠著神的大能戰勝過往的罪惡，並於次年受洗。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母親對他的影響，也可以看出他與母親的關係，奧古斯丁說自己的個性中，有很多母親的影子，而且說話的方式也像她。母親出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受傳統非洲基督教的教導和訓練，過著純樸的生活，謹守安息日。這位母親深深地相信，良好的教育能使自己的兒子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在奧古斯丁的回憶中，他早期的生活與他母親息息相關。他說：「她喜歡我與她在一起，就像其他母親，但她比其他母親更加地渴望。」奧古斯丁說不論她的哪一個孩子離開時，她都好像要承受一次分娩之痛。28 歲那一年，當奧古斯丁要坐船到羅馬時，他不敢面對身後的母親，他寫道：「說到她對我的愛，我無話可說。我也能感受到，她再次承受分娩之痛，而且比她肉體生我時更痛苦……」

奧古斯丁在神學和哲學上的主要貢獻是關於基督教的哲學論證。他改造了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思想，以便服務於神學教義，賦予上帝的權威於絕對的基礎上。

### 奧古斯丁的三一論

奧古斯丁論述上帝(即神)創造了一切，在上帝創造一切以前，一切都不存在，包括時間。而對上帝來說，祂是獨立於時間以外的絕對存在，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對上帝來說都是現在。奧古斯丁把靈魂分為記憶、理智和意志三種官能，同時認為這三者是統一的，也就是靈魂是統一的。他在自己的第三本書《三位一體論》中強調一神真理，認為神是三位一體，父、子、聖靈雖有別，但共有一體，本質上是一。奧古斯丁以神的本性作為討論三一神的基礎，他的正統三一論是以聖經為本，發展出神是絕對存有，單一不可分的觀念。

奧古斯丁非常堅持三一聯合的關係，神不變的屬性或本體是三而一。因此他非常堅持三一聯合的關係，強調神本性合一會有幾個後果，聖父、聖子、聖靈並非分開的個體。祂們的本質相同，位格相依而不離散。神的所有本性應用單數表示，因本性是獨一的。奧古斯丁在討論三一神身份時強調三一神身份確實有別，聖子雖是被生、成肉身、受難、復活，但父神仍一起參與，不同之處是只有子被彰顯出來。祂們的行事顯出祂們的身份，後來西方神學家稱此為「各司其職」。奧古斯丁在討論三一神位格時強調，三一神的位格在神格裏關係密切。祂們本體相同，但因子從父生，所以子稱為子，父稱為父。聖靈又從父子而出，是父子的共同恩賜及溝通，因此有稱謂的區別。他解釋三一神的合一建立在其彼此真實存活的關係上。奧古斯丁闡述，聖父、聖子、聖靈是完全處於平等地位，在三位一體中沒有先後或高低的分別。聖子也完全是上帝，祂不同的特性是永遠為聖父所生。他在討論聖靈的位格時，肯定聖靈也完全是上帝，祂的特性是從父子而出，是父子的「互愛」，是結合祂們的同質紐帶，因此他稱聖靈為父子兩位的靈。但不同的是，子由父而生，聖靈由父而出。父促成聖靈的發出是因為生了子，並且使子成為聖靈發出的源頭。因此著名的聖靈從子而出(拉丁文 *filioque*) 的教義廣被西方教會接受，卻被東方教會拒絕。其原因不完全是思想不同，乃是教權及尊重的問題。

奧古斯丁論證說，靈魂即上帝的意志，在人身上的體現是高貴的，但身體(即感官的貪婪)卻是邪惡和受詛咒的，這種詛咒是為了懲罰亞當屈從誘惑的原罪。所以為了把靈魂從詛咒中解放，就只有抵抗邪惡或肉慾的誘惑，因此，要有美德，要有高貴的靈魂，就要控制住自己的身體。奧古斯丁認為上帝任意地把世界分為道德的存在和不道德的存在，也就是說，上帝任意決定了有的人能抵受誘惑，而有的人卻不行。這就意味著，除非一個人能用靈魂(記憶、理智、意志)控制自己的身體(感官的貪婪)，否則他就會受到上帝的詛咒。但那些不能控制身體的人，卻是上帝已經預先決定了的。這種激烈的原罪說，成為後世歐洲某些激烈教派的參照教義。奧古斯丁同樣提出，靈魂雖然無時不支配著身體，但有時會意識不到身體的行為，也就是提出有無意識的行為。

### 奧古斯丁的罪觀及恩典觀

奧古斯丁肯定了「原罪說」，他認為在人類之初，社會是有秩序的、是和諧的，這一秩序保證了靈魂統治肉體，理性統治慾望，而上帝統治理性，善良的臣民服從於智慧的統治者，後者的精神反過來服從神律。故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平等而又自由，相安無事而普世和諧。但由於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違背神意犯下了罪孽（偷喫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之後，人的本性遭到了破壞。人類從其祖先那裏繼承了一種墮落的本性，於是世世代代就帶有原罪，不平等和奴役便在人類社會中產生了。

奧古斯丁認為，自從亞當和夏娃被上帝逐出天堂之後，塵世間就出現了兩個世界，即「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世俗之城是撒旦的王國，是被放逐的凡人集合而成的共同體。由於人自私的愛，這裏充滿了邪惡與暴力，充滿了不平等與奴役。而上帝之城是基督教的千年王國，這裏滿溢著良善與和平，也籠罩著自由與喜樂，在這裏高於世俗之城。奧古斯丁說人類無力救贖原罪，但上帝有憐愛人類的仁慈之心，祂派遣自己的獨生子耶穌降世救人，捨身於十字架而代人類贖罪，這就是後世所稱的救贖論。基督教為人們追求神的至善提供了條件，使人們可以通過選擇追求善來跟隨神，也就是說，接受洗禮和歸依基督教會是得救的唯一途徑。奧古斯丁的原罪論和救贖論之目的，就在於為教權至上提供理論依據，由於上帝的恩典，一部分人成為上帝的選民，他們熱愛上帝而輕視自身，依靠對上帝的信仰而生活，成為上帝之城的成員。另一部分人愛自己而輕視上帝，依靠肉體生活而不信仰上帝，成為上帝的棄民，成為世俗之城的成員。對於人類來說，只有作為上帝之城的成員，並憑藉一種超越政治秩序的關係，人才有可能獲得哪怕是最邪惡的人都渴望的和平與幸福。世俗之城僅僅是人類的短暫居所，人類最大的嚮往是獲得永生，人類最終的問題是如何到達永生。

### 奧古斯丁的救恩論

奧古斯丁相信只有神能恢復罪人自由意志的自由，就是更新及重生，而這正是神恩惠的工作。惟有人的意志得到釋放，人才會渴望與神結合。所謂神「不可抗拒的恩惠」(irresistible)，並非是勉強人的意志去行善，包含不犯罪；乃是改變人的意志，甘願選擇善，並且去行善。在奧古斯丁的認知中，神確實會掌管人的自由意志，當人願意將生命的主權放在神的手中，甘願被神掌管時，人自由選擇的意志就轉變為道德和聖潔。因此，神的恩惠成為人心裏面眾善的根源，這種「不可抗拒的恩惠」又稱為「至終堅忍的恩賜」(perseverance)。他強調這恩賜只給神所揀選的人，從這也發展出他的「預定論」。奧古斯丁常以羅馬書 9:21 來論證他的「揀選論」及「預定論」，他定義「重生」(即內心性情完全恢復) 必須完全靠賴神的恩典 (即聖靈的運行)。

奧古斯丁把神恩的工作，區分為幾個階段：「預先的恩典」、「運行的恩典」、「合作的恩典」。「預先的恩典」是指聖靈用律法使人產生罪惡的意識 (罪惡感)。「運行的恩典」是指聖靈以福音使人相信基督，並完成贖罪與和好的工作。「合作的恩典」是

指聖靈使人願意與神合作，一起完成終生成聖的工作。神恩典的工作，是使人完全恢復神的形像，並在屬靈上成為聖徒。奧古斯丁斷言，人的得救是由於恩典和信心，而信心也是神恩典的工作，人是否願意接受相信，完全在乎神全能的旨意。意思是說，有些人被神有效揀選蒙恩，另外有些人則被神放棄。

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為西方基督教文化乃至政治法律學說的發展，作出了深具影響力的貢獻。作為黑暗的中世紀降臨前的最後一位偉大神學家，他的學說構成了基督教會教義的主要輪廓，一直統治著整個中世紀，也深刻影響著近代社會，他的神學和哲學思想組成了西方思想文化史的傳承中的重要一環。

### 耶柔米 Jerome of Stridon (342-420)

耶柔米與奧古斯丁是同時對拉丁語系西方教會在第四世紀後半到第五世紀前半的神學思想成熟，扮演重要的角色。

耶柔米生於達馬太（今日的南斯拉夫）。早年在羅馬修習古典文學，後來在羅馬受洗。他旅行各地，見聞廣博，文學才華洋溢。後來參加修道團體，過禁慾生活。374年立志不再跟隨西賽羅（Cicero，古典文學大師），專心跟隨主基督，潛心修道，以希臘文與希伯來文精讀聖經。

耶柔米在敘利亞的安提阿受按立聖職之後，於380年赴君士坦丁堡，在貴格力主教門下受教。382年赴羅馬，成為羅馬主教戴瑪索（Damasus）的秘書。戴主教要耶柔米編譯一本拉丁文聖經，以取代當時流傳但不準確的古拉丁文譯本。耶柔米遵命，開始根據希臘文新約與《七十士譯本》（舊約希臘文譯本）新譯拉丁文聖經。

戴瑪索主教於384年過世，耶柔米原先希望繼任羅馬主教職位，但是並未獲選，並且新任主教並非其友。耶柔米就遠赴東方，最後於386年落腳於伯利恆，領導門生在修道院中生活，潛心翻譯聖經。當他完成新約翻譯後，就著手翻譯舊約。在耶柔米當時，所有現存的拉丁文舊約譯本，都是根據《七十士譯本》來翻譯的，並非根據希伯來舊約，所以品質不佳。熟悉希伯來文又住在聖地的耶柔米，認為根據現存的拉丁文譯本來修訂，是徒勞無功。於是他從希伯來原文翻譯舊約。

在405年，耶柔米完成舊約的拉丁文譯本。經過23年的光陰，他終於完成西方教會第一本根據原文直譯的拉丁文新舊約聖經。雖然在當時遭到不少人的批評反對，但是其內容品質的確高人一等，逐漸嶄露頭角，成為中世紀最普遍流行的譯本，所以被稱為武加大譯本（Vulgate，“武加大”為拉丁文譯音，意思是“普遍通用”）。天主教會的“天



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於 1645 年宣告其為天主教的官方譯本，具最高權威，任何爭議必須訴諸此譯本。

耶柔米在西方教會中獨樹一格，在拉丁教父中，極少人像他這樣熟悉希臘文與希伯來文。他是首屈一指的聖經學者，寫作許多聖經註釋，翻譯希臘教父的著作成拉丁文。他捲入不少爭議，對敵人毫不留情；在靈命品格來說，他不如安波羅修與屈梭多模。但是，他作為學者與聖經翻譯者而言，對西方教會的貢獻與影響是長遠的。

[Slide #25]

- 羅馬帝國
  - 古羅馬帝國(753BC - 509BC)
    - Romulus -> Rome
  - 羅馬共和時期 (509BC - 45BC)
    - 雙領事/裁判官 (Consuls/Magistrates)
  - 羅馬皇帝時期 (45BC - 395AD)
    - 東西分治(284 - 324)
    - 四帝共治(293 - 305)
  - 東西羅馬帝國 (395AD)
    - 西羅馬帝國滅亡 (476)
    - 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滅亡 (1453)

東方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就是在 380 年，與西方皇帝格拉提安 (Gratian) 和格拉提安的下級共同統治者瓦倫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 聯合頒布尼西亞信經為羅馬帝國國教的皇帝。西元 383 年，格拉提安皇帝因一次叛亂被殺，叛亂被狄奧多西一世平定後，權力達至頂峰。瓦倫提尼安二世後來更被他安插親信而成了傀儡。西元 392 年的一天，瓦倫提尼安二世無故被吊死，狄奧多西一世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的統治者。**西元 395 年，狄奧多西一世逝世，死前把帝國分給了兩個兒子：**阿卡狄奧斯 (Arcadius) 繼承帝國東部，霍諾里烏斯 (Honorius) 繼承帝國西部。這一次的東西分治跟之前的不同，羅馬帝國這次正式永久分裂了。

東西羅馬帝國分裂後，西哥德人首領阿拉里克不斷入侵羅馬帝國。東西羅馬帝國不是團結起來一致抗敵，而是互相希望對方與阿拉里克兩敗俱傷，坐視阿拉里克強大。405 年冬，阿拉里克突破了羅馬帝國的萊茵河防線，羅馬沒有有效的抵抗，實際上等於放棄了高盧大部分地區。

公元 406 年西羅馬為對付西哥德人從萊茵河防線召回部隊，不料又使汪達爾人等其他日耳曼部落進入高盧。407 年西羅馬又放棄不列顛，使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進入。羅馬帝國陷入一片混亂之時，又遭到了新的危機：東方日耳曼人中的哥德人開進了意大利，統帥這支大軍是阿拉里克。聰明而有軍事才能的羅馬司令官斯底里哥把阿拉里克打敗了，但當時統治西羅馬的霍諾留是一個萎靡不振的低能兒，他聽信謠言將幫他執政的斯底里哥處死，隨後斯底里哥的部下在走投無路之時投奔日耳曼族的西哥德人首領阿拉里克，阿拉里克率大軍開始了對西羅馬帝國的攻擊。

公元 410 年，西哥德人在領袖阿拉里克率領下第三次圍攻羅馬城（408 年，409 年阿拉里克曾兩次包圍羅馬城，在取得贖金後退兵），城內奴隸乘機響應，在半夜裡打開城門，西哥德人佔領並洗劫了這個羅馬統治的中心，6 天后，西哥德人扶植了一個傀儡皇帝，以維持著西羅馬帝國的名號。418 年，西哥德王國建立，首都圖盧茲，這是在羅馬帝國境內第一個建立起來蠻族王國。與此同時，其他日耳曼部落也紛紛進入西羅馬境內，建立了幾個日耳曼人的衛國。439 年，汪達爾人建立汪達爾-阿蘭王國，首都迦太基，不斷從海上襲擊羅馬帝國，先後佔領科西嘉島和西西里島，進一步削弱了帝國已衰退的商業。455 年，汪達爾人首領蓋塞里克趁亂入侵，攻進羅馬，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穆斯被殺，將羅馬城洗劫一空。457 年，勃艮第人佔領高盧東南部羅納河流域，建勃艮第王國。457 年以後，在不列顛有盎格魯·撒克遜王國。

公元 450 年，匈奴大帝阿提拉大單于在要求娶西羅馬皇帝的妹妹荷諾利亞公主被拒後發動了對西羅馬的戰爭。公元 451 年，阿提拉的匈奴大軍與西羅馬、西哥德聯軍，在今天的巴黎市郊展開了大決戰。戰鬥打得非常慘烈，僅過了一天，雙方戰死者就達 15 萬人，最終，西哥德國王戰死，餘部也撤離戰場，而匈奴也損失慘重，無力再進攻，只得退回萊茵河，重新積聚力量。公元 452 年，得到休整的匈奴帝國再次發動了對西羅馬的戰爭，攻入了意大利，北部所有的城市都被匈奴人摧毀，隨後西羅馬求和（453 年，由於阿提拉的神秘死亡和內戰，匈奴帝國在瞬間瓦解崩潰了，468 年，阿提拉之子發動了對東羅馬帝國的戰爭，結果自己戰死沙場，從此匈奴人逐漸沉寂了下去，直至被歷史徹底遺忘。）

西羅馬皇帝為了維持統治，招募日耳曼人作僱傭軍，但不久皇帝便成了僱傭軍的傀儡，完全喪失實際權力。在匈奴帝國崩潰不久，深受匈奴摧殘以及匈奴引發的蠻族西遷影響的西羅馬帝國也徹底走向了絕路，公元 476 年羅馬僱傭兵領袖日耳曼人奧多亞克廢黜只有 6 歲的西羅馬皇帝羅慕洛。就這樣，這個曾稱霸地中海，歷時 12 世紀的奴隸制大帝國，終於在奴隸起義和外族入侵下，覆沒了。

西羅馬帝國滅亡了，但繼之而起，對西方教會有巨大影響的是在高盧由克洛維一世所領導的法蘭克王朝(近代法国的前身)。

在羅馬帝國時代，日耳曼人是野蠻人，因為他們不會說拉丁語或希臘語，他們是不文明的。他們大部分事實上是來自北方的部落，最初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或附近；汪達爾人、法蘭克人、安格爾人、撒克遜人、哥特人、倫巴第人、勃艮第人等。但在他們於公元 476 年摧毀西羅馬之前，儘管在此之前有長期的軍事衝突，但幾十年下來，基督教在不知不覺中不被注意的情況下慢慢地傳到了他們那裡。亞流的學說自公元四世紀亞流主義在帝國盛行時就在他們中間傳播開來。主要原因之一是日耳曼人沒有羅馬教會那樣的教會中心。他們的教會屬於各部族。他們也更能接受亞流對基督是神的首先的創造的看法，並認為他是一位得勝者。

一些最早信靠基督的北方民族已經超越了帝國的邊界，他們自己也不是日耳曼人。愛爾蘭人是凱爾特人(Celtic)，他們的皈依可以追溯到 55 世紀的帕特里克(Patrick)。從他簡短的自傳中，我們了解到，當羅馬軍團被撤回以保護當時的歐洲大陸時(事實上指的是現在的法國南部到義大利，阿爾卑斯山之南，到希臘/馬其頓)，愛爾蘭人(當時稱為蘇格蘭人)開始侵犯英國海岸，他們沿著河流航行，襲擊定居點，掠奪財物和奴隸，其中有帕特里克。所以愛爾蘭的守護神不是愛爾蘭人。他是在一個基督家庭長大的。他的父親是一名執事，但帕特里克對宗教信仰很淡漠，直到他作為一個看守豬群的人，才熱切地為自己的自由祈禱。他的皈依始於他被囚禁時，“主向我敞開了我的不信之心，”他接著說。六年後，他設法逃脫並找到了一條通往海岸的路，那裡有一艘載有獵犬的船即將啟航前往法蘭西或蘇格蘭，我們不確定。但我們知道他渴望見到家人，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再次回到家中。如果不是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他會很樂意繼續用英國。夢中有愛爾蘭的嬰兒懇求他回到他們的祖國，告訴他們關於基督的事，帕特里克決定返回，但首先他必須更多地了解基督教。最後，有人說他得到了教皇的批准，被派去為他曾經是奴隸的人民傳教。後來，愛爾蘭成為英國傳福音的基地。然後，來自愛爾蘭和英國的凱爾特(Celtic)僧侶也在中世紀成為了歐洲大陸的傳教士。